

M A R S H A L L M C L U H A N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

增订评注本

critical edition

[加拿大] 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何道宽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wander journalism journalism journalism
innocence polymorphous polymorphous polymorphous
power barbarism barbarism barbarism
pleasure wish wish wish
journalism wish passion as truth
polymorphous magic
barbarism graphic design
wish margin Graphic man
passion as truth discontinuities
war magic wander
reality graphic therapy innocence
magic Graphic man power
certainty sound pleasure
pornography wander journalism
legend innocence polymorphous
violence power barbarism
whore pleasure wish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TIONS OF MAN

dream
banditry
prophecy
tactile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 / (加) 麦克卢汉 (McLuhan, M.) 著；何道宽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

书名原文：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tions of Man (critical edition)

ISBN 978-7-5447-1777-9

I. ①理… II. ①麦… ②何…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0927 号

Understanding Media by Marshall McLuhan

Copyright © 1964 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 1994 The Estate of Corinne & Marshall McLuhar

Editor's Introduction, Chapter introductions © 2003 W. Terrence Gord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Estate of 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and Gingko Press, Corte Madera, C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291号

书 名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
作 者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译 者 何道宽
责任编辑 王 蕾
原文出版 Gingko Press, 200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35.5
插 页 2
字 数 404千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777-9
定 价 4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中译者第三版序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是传世经典，迄今已出了三个英文版、三个中文版，这三个中文版的翻译都由我完成。第二个译本还入选了2009年揭晓的“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在这篇短序里，我将对这三个英文版和中文版作一点简单的梳理。

一、三个译本折射出麦克卢汉地位的起落

三个译本名字略有不同。第一本名《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二本为《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第三本叫《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译林出版社，2011）。

1. 第一个译本为何难产？

《人的延伸》1987年夏落笔，1988年2月杀青，1992年1月出版，延宕了四年，几乎胎死腹中。我抱怨出版社，也心存感激。为何有如此复杂而矛盾的心情？至少有几个原因。

（1）20世纪60年代中期，麦克卢汉名震全球，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但这位思想超前的“先师”命途多舛，犹如一颗短命的彗星，到他于1980年最后一天去世时，他的学术生命似乎已经结束了。我1987年着手翻译这本书时，似乎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作者及其作品似乎都已经“过气”。

（2）那时，即使在他的故乡加拿大，他的学术著作也失去了学术市场。

（3）这位“天人”的“天书”，在国内的传播学尚未站稳脚跟之前，不

可能找到知音,连同情者也不多。

(4)何况,从1988年到1992年甚至再晚一些时候,国内的社会科学译作几乎没有市场。四川人民出版社最终逆市而上,印行我的译作,难能可贵,我至今心存感激。

2. 第二个译本赶上了两班“快车”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999年3月25日杀青,2000年10月印行,相当顺利,享尽了天时地利。

(1)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和数字时代证明:麦克卢汉是先知先觉,他的媒介理论是正确的!麦克卢汉复活了。全球的麦克卢汉热的第二波随之到来。这是我的第二个译本赶上的第一班“快车”。

(2)1998年,“媒介环境学会”在纽约成立,挑战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成为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三足鼎立的传播学派。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宗师之一。他的思想不但复活了,而且被继承发扬了。

(3)国内学者开始发表介绍麦克卢汉的文章。自2005年起,我集中精力译介这个学派的若干经典和名著,发表了几篇研究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文章。中国读者终于可以读到原汁原味的麦克卢汉了。

(4)长期被人忽视的《人的延伸》引起了商务印书馆的注意,他们觉得有必要出第二版。

(5)传播学经过二十年的引进、消化、吸收、徘徊之后,即将大发展,成为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还可能成为显学。这是我的第二个译本赶上的第二班“快车”。

3. 第三个译本纪念麦克卢汉诞辰一百周年

2011年7月21日是麦克卢汉的百年诞辰,欧美几十个地方纷纷举办高端学术论坛予以纪念。我们借第三个译本缅怀这位大师,并推进中国的麦克卢汉研究。

这个本子的英文版叫“critical edition”,2003年由美国的金科出版社(Ginkgo Press)推出,编者是特伦斯·戈登(Terrence Gordon)。我们在下一节对这个版本和编者予以介绍。

二、为何称其为“增订评注本”？

众所周知,麦克卢汉的著作从来就不遵守图书的一般规范,没有注释、附录或索引。戈登编辑的新版一一予以纠正,他编制了人名索引、主题索引,加入了一些编者注释。尤为重要者,他还增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附录”和“关键词”。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增订本”。

“附录一:理解新媒介研究项目报告书”(1960年6月30日)首次刊布,这是1964年版《理解媒介》的雏形。读者可以借此追溯麦克卢汉思想形成和发酵的过程,体会他创新思想坎坷的命运。

“附录二”是“评论界对《理解媒介》的批评”。在此,戈登梳理20世纪60年代英美学界和业界对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的批评,介绍了里克斯、福克斯、贝茨、罗克曼、辛克莱、托马斯、赖赫、纽曼、乔纳森·米勒、翁贝托·艾柯等十来人的言论,尤其是乔纳森·米勒和翁贝托·艾柯两人对麦克卢汉的抨击。戈登将米勒和艾柯两人的抨击归纳为七点(媒介不是讯息、麦克卢汉所谓的“媒介”太宽泛、并非一切媒介都是积极的暗喻、“媒介即讯息”有三重意思、语言不是媒介、麦克卢汉使用暗喻太随意、言语是印刷品一样的线性结构),并一一予以驳斥。

在“附录二”里,戈登对《理解媒介》的接受情况作了最冷静、最全面的小结。他精心编纂的附录和按语说明: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评注本”。

这个“增订评注本”的“评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1)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学界和业界对《理解媒介》的批评,已如上述。

(2)在“特伦斯·戈登序”里,编者用21世纪的眼光介绍麦克卢汉十点最重要的思想。它们是:媒介可以是人的任何延伸;“媒介即讯息”;媒介成双结对,但有两个例外(言语和电光);研究媒介就必须研究其影响;一种新媒介通常不会置换或替代另一种媒介,而是增加其运行的复杂性;媒介冷热指“清晰度”、“信息”和“参与度”的差异,而不是指冷热的词汇意义;技术创造新环境,新环境引起痛苦,人体的神经系统

就“关闭”和“截除”；发展的加速逆转为收缩，爆炸逆转为“内爆”，偌大的地球缩小为“地球村”；媒介引起感知比率的变化；所谓理解媒介不是理解媒介本身，而是要理解新旧媒介的关系，尤其新新媒介与人的身体、感官和心理的关系。

(3)在《理解媒介》三十三章的每一章篇首、两篇附录的篇首，一律加上编者按语，这些文字是理解麦克卢汉思想的最佳钥匙和指南。

(4)在《理解媒介》的正文里提供了少数的编者注，在两个附录里加上了大量的编者注。

三、三个译本与三个原版及其时代背景

1992年第一个译本的原书是1964年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的*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原书无一注释。

2000年第二个译本的原书是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版(MIT Press)的*Understanding Media*。原书正文不变，但加上了拉潘姆(Lewis Lapham)的长序，仍无注释。

2011年第三个译本的原书是2003年金科出版社的*critical edition*，由戈登编辑，正文不变，但加了编者注，每一章节还加了按语。

1964年，震撼全球的《理解媒介》问世，但这本书几乎流产(1961—1964)。此前，麦克卢汉在北美小有名气，但主要是在文学批评、跨学科研究领域，而不是在传播学领域。

《理解媒介》之前，他已有两部著作问世：《机器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 1951)和《谷登堡星汉》(*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然而，这两部后来被证明为经典的著作并没有立即赢得应有的声誉。《机器新娘》被先锋出版社压了五年(1946—1951)。《谷登堡星汉》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印行，比较顺利，但其版式、文风却不太被世人理解。

《机器新娘》讲“工业人”和广告，《谷登堡星汉》讲“印刷人”，《理解媒介》讲“电子人”，三本书都太超前。《机器新娘》几乎卖不出去。它被人忽视，有两个原因：一是它批判广告、香车、美女、性等美国文化的

各个方面,挑战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社会风气;二是它挑战美国主流传播学粉饰太平、服务体制的经验学派。长期以来,任何批判倾向和批判学派都与美国的主流传播学格格不入。

《谷登堡星汉》不研究印刷术,而是研究“印刷人”,研究印刷术的社会心理影响和传播革命。该书一问世就造成了一定的震撼。比如,它给著名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以启示,促使她另辟蹊径研究“印刷革命”,她十七年磨一剑,完成了跨学科的巨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又比如,它推动麦克卢汉的弟子、著名的中世纪学家和传播学家沃尔特·翁去撰写传世之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然而,即使赞赏他的爱森斯坦也不敢苟同他否定线性思维的论述,也不习惯他那精炼的“宏论”和诗性的语言,不喜欢《谷登堡星汉》那短小的“博客”似的篇章和“微博”似的“题解”。

Understanding Media 的重印本虽然难以计数,但实际上只有三个版本:1964年的麦格劳—希尔版、1994年的麻省理工学院版和2003年的金科版。这三个版本凑巧是三次麦克卢汉热的标志。

四、三次麦克卢汉热

1964年,《理解媒介》出版,旋即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麦克卢汉热。1966年至1967年,这一“热”潮达到顶峰。此间,北美的宣传机器几乎全部开动起来为麦克卢汉效劳,几十种大大小小的报刊发表数以百计的文章颂扬他,他被封为“先知”、“圣贤”、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等等。法国人还创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的”。

1969年3月号的《花花公子》破例刊载了几万字的《麦克卢汉访谈录》,用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副标题:“流行崇拜中的高级祭司和媒介形而上学家袒露心扉”。

整个20世纪60年代,请他讲演的著名企业和机构排队恭候,他成了电视“明星”,出尽风头,却因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经院派和保守派学者极尽攻击之能事,给他取了许多诨名:“通俗文化的江湖术士”、“电视机上的教师爷”、“攻击理性的暴君”、“走火入

魔的形而上巫师”、“波普思想的高级祭司”，攻击他“出尽风头，自我陶醉，赶时髦，追风潮，迎合新潮。可是他错了”，宣判他的文字“刻意反逻辑、巡回论证、同义反复、绝对、滥用格言、荒谬绝伦”，讥讽他“玩弄了一场大骗局”。

20世纪70年代以后，麦克卢汉热迅速退潮。思想活跃的60年代过去，保守思想回潮，社会氛围不利于麦克卢汉超前的思想了。

再者，他再也不能以超人的智慧和精力写书了。1967，他因脑瘤而接受开颅术；1976年，他又患轻度中风。这对他的记忆和口才造成了损害，他无力完成准备撰写的十来种著作了。1979年9月，他又重度中风，这是对他的最后一击，他的语言能力彻底丧失。1980年的最后一天，这颗闪闪发光的彗星、名副其实的“智慧之星”陨落了。

麦克卢汉1980年底去世之后不久，北美传播学主流刊物《传播学杂志》在1981年的一期特刊里发表了八篇纪念文章，亦臧亦否，毁誉参半，并不赋予他一派宗师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麦克卢汉热兴起。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加速使人赫然顿悟：原来麦克卢汉是对的！

新媒体的代表《连线》杂志在刊头封他为“先师圣贤”，表露了新一代电子人的心声。20世纪60年代读不懂的天书，看上去胡说八道的东西，到了90年代末，都明白如话了。

这一次的热，可以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书目为证。这个书店的麦克卢汉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一共有数十种。托夫勒、奈斯比特、亨廷顿、福柯、赛义德这些在中国红得不能再红的大牌人物，各自名下的书目数量却远远不能与他相比。

这一次的热，以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版的《理解媒介》为标志。推动这次热潮的还有专著、专刊、专题研讨会和麦克卢汉传记。

研究麦克卢汉的专著有：《数字麦克卢汉》（保罗·莱文森，1999）、《虚拟现实与麦克卢汉》（克里斯托夫·霍洛克，2000）、《虚拟麦克卢汉》（唐纳德·特沃尔，2001）。

专刊有1998年《加拿大传播学季刊》夏季号的两篇专论，题为：《麦

克卢汉：自何而来？去了何方？》、《麦克卢汉：渊源及遗产》。还有2000年春季号的《澳大利亚国际媒介》的专刊，含八篇文章，题为：《重温麦克卢汉》、《麦克卢汉是何许人？有何作为？》、《媒介即讯息：这是麦克卢汉给数字时代的遗产吗？》、《麦克卢汉式的社会预测和社会理论：几点思考》、《匹夫参政开始露头：冲破麦克卢汉所谓听觉空间》、《“媒介即讯息”的再思考：麦克卢汉笔下的中介和技术》、《麦克卢汉，你在干吗？》、《梳理麦克卢汉》。

传记有十来种，要者为：《麦克卢汉：其人其讯息》（乔治·桑德森，1989）、《谁是麦克卢汉？》（内维特·巴林顿等，1995）、《用后视镜看未来》（保罗·本得蒂等，1996）、《轻松理解麦克卢汉》（特伦斯·戈登，1997）、《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菲利普·马尔尚，1998）等。

进入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催生了第三次麦克卢汉热。这一波热浪方兴未艾，必将更加持久，影响更大。

2010年10月27日下午3时，我在亚马逊网上书店检索，键入“Marshall McLuhan”，得到“Amazon's Complete Selection of Marshall McLuhan Books”，共有二十二种书，包括麦克卢汉独著、合著的十余种以及麦克卢汉的传记和研究麦克卢汉的著作。

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汇集，其他出版社包括一贯注重麦克卢汉著作的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加拿大的斯托达特(Stoddart)出版社也在印行麦克卢汉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关注麦克卢汉的其他出版社还有德国的彼得·朗出版社(Peter Lang Publishing)，它于2010年印行了《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Understanding New Media: Extending Marshall McLuhan*)，该书作者罗伯特·洛根(Robert K. Logan)教授是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核心成员、多伦多大学教授。

21世纪以来，美国和德国的金科出版社组建了以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等人为主的班子，专注编辑出版麦克卢汉的著作、合著、文集、选集以及研究麦克卢汉的著作，已出十来种。

麦克卢汉的百年诞辰前夕，欧美各地(其余地方的纪念活动尚难以

检索)已陆续展开,截止到2010年10月27日,笔者检索到的学术活动有:加拿大圣玛丽大学的麦克卢汉百年讲演会、布鲁塞尔的“麦克卢汉媒介哲学”跨学科专题研讨会(2011年10月26—28日)、新加坡南洋大学的麦克卢汉百年讲演会。

第三波的热潮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国内的麦克卢汉热与国外的麦克卢汉热同步发展。第一波热潮时,我们忙于内事,对传播学和麦克卢汉浑然不觉。第二波热潮时,《理解媒介》于1992年出版,易名为《人的延伸》,处境尴尬,几乎难产,默默无闻。我是这个“早产儿”的接生婆,但我本人当时对这第二波热潮也浑然不觉。

在新世纪,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彼此呼应,共同推动了第三波热潮。学界广泛动员,论文、译丛、专著蜂拥而起,接踵而至。各种学报发表的麦克卢汉研究论文数以十计,含麦克卢汉研究的“大师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麦克卢汉研究书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媒介环境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相继出现。《机器新娘》、《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麦克卢汉如是说》、《麦克卢汉书简》等引进来,中国读者终于可以读到原汁原味的麦克卢汉了。

研究麦克卢汉的代表作比如《数字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也陆续翻译出版。

更可喜的是,国内学者研究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专著问世了,已知的有三种:《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张咏华,2002)、《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范龙,2008)和《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李明伟,2009)。即将出版的专著还有《媒介现象学: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研究》(范龙,2011)。

以上所述,仅限于我比较熟悉的新闻传播界,其他学科参考、征引、学习麦克卢汉思想的著作不在少数,因为他的思想是超越时代、超越空间和学科疆界的。麦克卢汉对中国学术的影响还在发酵,在哲学、文化

史、技术史、文学、美学、艺术、新闻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他必将产生持久的影响。

何道宽

2010年11月3日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中译者第二版序：麦克卢汉的遗产

1964年，麦克卢汉一举成名，至今三十载有余。其成名作引进国内也快十年。《理解媒介》是一座绕不开的丰碑，麦氏其人推不倒的先知和圣人。他的遗产渗入了人类生活和学术的一切领域。他的预言一个个变成现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的梦话变成现实竟然会这么快。三十年前，谁敢梦想数字化生存、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世界、虚拟世界、电脑空间？只有他！二十年前，谁会大声疾呼全球一体、重新部落化？只有他！

奇人怪杰，为人嫉恨、为人不解，古今中外皆然。麦克卢汉思想超前，难免几分神秘色彩。侵犯他人领地，难免使人不快。思想汪洋恣肆，难免受到批评指责。语言晦涩难懂，难免使人丧气、困惑不安。他的名声虽然没有大起大落，但是围绕他的争论却始终不断。

不过，所谓争论，仅仅是围绕他一两个次要观点的争论。他的主要论断，经过时间的检验，谁也不敢再提出挑战了。

一个争论，是他举例说明的热媒介和冷媒介。诘难他的，也不是全盘否定这个分类思想，而是说他的有些例子未必妥当。他给冷热媒介所下的定义不可动摇。按他的分类，冷媒介清晰度低，需要人深度卷入、积极参与、填补信息，这好理解。可是，因此而说冷媒介是触觉的而不是视觉的，又颇费思量。说电影清晰度高，不需要深度卷入，是“热的”、视觉的，电视清晰度低，需要深度卷入，是“冷的”、触觉的，就不太好理解。同样，把电话说成“冷的”，广播说成“热的”，也不太好理解。也许，高清晰度的电视问世以后，我们有必要修正他对电视性质的界定：老一代的电视是“冷的”，新一代高清晰度的电视是“热的”。

即使在电视和广播的冷热划分上，麦氏也不无精彩绝伦之笔。以

1960年尼克松对肯尼迪竞选总统的辩论为例。听收音机的听众以为尼克松赢定了，然而看电视的观众却认为他输定了。谜底何在？麦氏的解释非常精彩：电视是冷媒介，适合低清晰度的形象，肯尼迪是新人，清晰度低，因而适合电视；收音机是热媒介，适合高清晰度的形象，尼克松是老人，清晰度高，因而适合广播。

麦克卢汉的大多数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不可动摇。三十年来电子技术和信息产业的飞跃发展，使他的思想不证自明。谁敢公然反对他的以下思想？

1. 地球村。电子信息瞬息万里，使全球生活同步化；全球经济趋同、整合，游戏规则走向同一；网络生活同一；时空差别不复存在，昔日遥不可及的海角天涯刹那可达。谁不说这就是弹丸之地？

2. 媒介即讯息。十年之前，人们对此也许半信半疑。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工具、武器、媒介作为形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工具为谁服务、武器由谁使用和怎么使用，重要的是媒介承载的内容。习惯的思维定势堵塞了洞悉的目光、创新的思路，人们对媒介形式的革命力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四大发明作为媒介——所谓媒介的形式本身——就曾经改变了世界，改写了人类历史。这难道不是几百年的铁证吗？麦克卢汉以后兴起的新兴媒介 VCD, DVD, Internet 不是已经并正在继续改变世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吗？新兴高科技不是正在以加速度改变世界和人类自身吗？

3. 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前此的一切媒介尤其是西方的拼音文字和机械媒介是分裂切割、线性思维、偏重视觉、强调专门化的。这样的人是被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人。电子媒介使人整合，回归整体思维的前印刷时代。这就叫做重新部落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全面发展的入。

4. 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这是一个著名的公式，它从媒介演化的角度去概括人类的历史，为解读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窃以为，这个公式可以写做以下几种变体：整合化—分割化—重新整合化，有机化—机械化—重新有机化，前印刷文化—印刷文化—无印

刷文化,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

从这个著名的公式中,拉潘姆先生“挖掘”出麦氏一个重要的思想。他根据麦克卢汉的思想归纳出两组两两相对的词语,把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进行对比,认为印刷文化是现代文化,电子文化是后现代文化。这个对比生动、醒目、切中要害,深得麦氏思想精髓。兹摘录如次:

印刷文字

视觉的/visual

机械的/mechanical

序列性/sequence

精心创作/composition

眼目习染/eye

主动性的/active

扩张/expansion

完全的/complete

独白/soliloquy

分类/classification

中心/center

连续的/continuous

横向组合的/syntax

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

文字型的人/Typographyic man

电子媒介

触觉的/tactile

有机的/organic

共时性/simultaneity

即兴创作/improvisation

耳朵习染/ear

反应性的/reactive

收缩/contraction

不完全的/incomplete^①

合唱的/chorus

模式识别/pattern

边沿/margin

非连续的/discontinuous

马赛克式的/mosaic

群体治疗/group therapy

图像型的人/Graphic man

由此再进一步,拉潘姆先生把这一思想加以发挥,自己提出了两组两两相对的词语,把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加以对比。这一次,他把印刷文化的人称为“市民”,把电子文化的人称为“游牧民”,

① 这一对词语似应换位。

生动描绘了两个时代的典型特征。简明的图表顶得上千言万语：

市民/Citizen	游牧民/Nomad
定居/build	游徙/wander
有阅历/experience	无阅历/innocence
权威/authority	权力/power
幸福/happiness	快乐/pleasure
文学/literature	新闻/journalism
异性恋/heterosexual	多形态恋/polymorphous
文明/civilization	野蛮/barbarism
意志/will	希望/wish
激情式真理/truth as passion	真理式激情/passion as truth
和平/peace	战争/war
成就/achievement	名望/celebrity
科学/science	巫术/magic
怀疑/doubt	确信/certainty
戏剧/drama	色情/pornography
历史/history	传说/legend
争论/argument	暴力/violence
妻子/wife	娼妓/whore
艺术/art	梦想/dream
农业/agriculture	掳掠/banditry
政治/politics	预言/prophecy

世纪之交，人类正在飞速进入数字化时代、网络时代、光子时代、生命科学时代。任何一种新的发明和技术都是新的媒介，都是人的肢体或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都将反过来影响人的生活、思维和历史进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使人从麻木自恋中猛然惊醒，

从梦游症中猛然惊醒。他的思想仍然使人振聋发聩。他对几十种媒介的论述使专门家认识到自己的残缺不全,使千千万万人超越自身背景的局限从全新的角度去研究媒介对人类命运和进程的影响。

麦氏不是专门家,不当专门家。他痛恨被分裂切割、残缺不全的人,热望做一个完全的人,一个重新整合后的“部落人”。他预告电子时代的来临,他对了。他宣告“现代”思想的破产,“后现代”的来临,他又对了。后现代就是超越现代思维的局限,就是超越分析的、线性的、机械的思维,走向整合的思维。这就是麦克卢汉最重要的遗产,吾人当珍视之。

何道宽

1999年3月25日